

第八章 纪念我的四哥

Jwlu

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结束没有多久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。文化大革命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六七年，二月，我的四哥益民不幸病死在长沙，年仅二十六岁。

四哥长得非常帅气，又很聪明，初中未读完就进了常德纱厂当学徒。进厂后不久，就遇上国家几年困难时期，工厂没有原料只得停工。他因为出身不好，被下放到了西洞庭湖农场。他性格变得孤僻，一天到晚很少和人讲话，总认为自己阶级出身不好，各方面都受歧视，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，心情忧郁，经常生病。他患了胆结石在医院做手术，手术未成功，引起黄胆肝炎而死。他死后，看到他的一本日记里写着，

端午悼忠魂，
屈子怨何深，
他心亦我心，
平等待来生。

可见他当时的心情。

他对我这个弟弟非常好，小时候读书时总是把好用的笔和本子让给我。放学后两兄弟砍柴，宁愿自己多做，任我在旁边玩。后来进工厂当学徒，每月工资只有十八元钱。每次写信鼓励我努力读书时，平信内总是用稍厚一点的纸夹寄一元钱。

那年青黄不接过苦日子，我饿得跑到他那里住了几十天。临走时，他把唯一的一件新俯绸衬衣给了我，并且再三嘱咐我，阶级不好要少说话，免得惹事生非。

四哥是在下放后又调回纱厂工作了几年才死的。死后连一个普通工人的安葬待遇都没有得到。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，造反派当权，他们认为一个地主子女死了能给几十元钱买副棺材就是优待了。那时城里还没有推行火葬，于是就买了副棺材草草地葬在长沙石马铺公墓。坟坟的位置和编号就写在他原来的笔记本上。文化大革命几次来我家查抄，将笔记本没收去了。

笔记本及坟墓位置至今都已无下落。